

## 《汲冢周书·克殷解》、《世俘解》合校

叶正渤

**摘要：**周武王克商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史籍文献的记载皆寥寥数语，惟《汲冢周书》中《克殷》和《世俘》两篇的记载最为详细。由于简册错乱，事件和时间顺序时有颠倒，遂至难以通读。现据《汲冢周书》文本结合其他有关文献对《克殷》和《世俘》进行合校，理顺武王克商的时间关系和事件发展的过程，以便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一重要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研究。

**关键词：**《汲冢周书》；合校；武王克商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4-0045-06

《汲冢周书》，十卷，晋太康中盗发汲郡魏安釐王冢而得之，故名曰《汲冢周书》。凡七十篇，晋孔晁为之注，七十篇因曰七十解。该书所记为文王与纣之事，故又谓之《周书》。刘向谓是周时誓诰号令，孔子删录之余，后世因又称之为《逸周书》。周武王克商，是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有关武王克商的过程，史籍文献的记载皆寥寥数语，惟《汲冢周书》中《克殷》和《世俘》两篇的记载最为详细。但是，由于简册错乱，事件和时间顺序时有颠倒，遂至难以通读。本文现据《四部丛刊初编》本结合其他有关文献对《克殷》和《世俘》进行合校，理顺武王克商的时间关系和事件发展的过程，以便学术界更好地利用这一重要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从而研究与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其他问题。《克殷》和《世俘》原文用黑体小四号字，孔晁的注用五号字，笔者的校语用楷体字，以示区别。

### 《克殷解》第三十六原文：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纣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战也。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挑战也。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戎车三百五十乘，则士卒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五百人也。商辛奔内，登于廩台之上，屏蔽，而自燔于火。屏蔽，目障。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揖，召也，揖诸侯共追纣也。商庶百姓，咸俟于郊。待文王于廓外也。群宾金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诸侯贺武王也。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轻吕，剑名。折，悬诸太白。斩绝其首。适二女之所，乃既缢。二女，妲己及嬖妾；缢，自缢也。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玄钺，黑斧；小白，旗名也。乃出。场于厥军。场，平治社以及宫徽宜去者，宜居者；居，迁也。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素质，白旗，前为王道也；一作以前于王也。叔振奏，拜假。群臣诸侯应拜假者也，则曹叔振奏行也。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常车，威仪车也，三公夹卫王也。泰颠、闳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执王轻吕，当门奏太卒，屯兵以卫也。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群臣尽从王，而康叔相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率牲。赞，佐采事也，倅王也。尹逸筮

收稿日期：2008-11-30

基金项目：本文是200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为：08JA740039，又是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之一，立项批准号：10BYY051。

作者简介：叶正渤（1948-），江苏响水人，文学硕士，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文字学、古汉语词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

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纣，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举天地，则宗庙以下废可知也。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纣恶也。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受天大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口也。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为三监，监殷人。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纣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散]巨桥之粟。忽，即振散之以施惠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鼎，王者所传宝；三巫，地名。乃命閼夭封比干之墓。益其缘也。乃命宗祀崇宾飧，禱之于军，宗祀，主祀；宾，敬也，飧祭前所禱之神。乃班。还镐京也。

#### 《世俘解》第四十原文：

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言成者，执殷俘通之以为国也。此克纣还归而作也。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旁，广大，月大时也。此本纪始伐纣，师渡孟津也。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越，于也，朔后为死魄。则咸刘商王纣，执天恶臣百人。刘，克也；天恶臣，崇侯之崇。大公望命御方来。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太公受命，追御纣党方来。戊辰，王遂御循，自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御，追循，亦祀以克纣，告祖考坛墀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吕他，将也；越、戏、方，纣三邑也。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侯来，亦将也；靡、陈，纣二邑也。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百弇，亦将。辛亥，荐俘殷王鼎。殷国之鼎。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矢，陈也，稷木牢，引于天也。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箫人九终。不改终天之服，以告祖考，急于语治也；庙无别人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于帝。箫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于两人进，则王进王伯之仕也。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箫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正诸侯之位也。癸酉，荐殷俘王士百人。王士，纣之士所囚俘者。箫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终。大享，献爵奏庸击钟。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旌，箫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谒，告也；明明，诗篇名；武以干羽为万舞也。乙卯，箫人奏《崇禹》、《生开》，三钟，终。王定。崇禹，生开，皆篇名；告非一，故连曰有事也。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此复说克纣所命伐也。庚子，三十六月御大臣也。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言两隅之言也。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黑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克纣，遂掳其国所获禽兽。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国九十有九国。憇，恶也。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馘亿也。俘馘之多，此六言史也。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此属纣也。□□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维予冲子绥文。此于甲子十六日也。先庙后天者，言功业已成故也。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使史佚用书重荐俘于天也。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废其恶人，伐其小子，乃鼎之众也。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师，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言初克纣于商郊，号令所伐也。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言陈列俘馘于宗庙南门，夹道以示众也，取乃表之施之以耻也。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旌，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王在祀，主使乐师以纣首及妻首所馘入庙燎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箫于天位。此说详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箫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于辛亥，五以诸侯祭日，其有断然者。庶国乃竟，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言诸侯竞杀牲，自周庙天稷也。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冲子，绥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乃宗庙、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所用甚多，以皆盐之。商王纣于商郊。更说始伐纣时。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璱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之上天美者也；璱，环以自厚也。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众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五日，武王乃俾于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纣身不尽，玉亦不销。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言王者所宝，不销也。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

《克殷解》、《世俘解》合校后文本：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纣。旁，广大，月大时也。此本纪始伐纣，师渡孟津也。叶按：古文《尚书·武成》作“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仅干支与《世俘》不同，而且月相词语亦不一样。孔安国传曰：“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又曰：“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sup>①</sup>西周金文里有既生霸这一月相名，而无旁生魄，魄，即霸也。既生霸，笔者研究认为是太阴月之初九。又，西周金文里有方死霸这一月相名（晋侯稣钟铭文），当同《武成》篇里的旁死魄。既死霸指太阴月二十三日之月相，那么，按照孔传“旁，近也”的解释，则旁死魄（霸）就是二十四日。参阅拙著《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一书<sup>②</sup>。孔安国以月黑为魄，谓旁死魄，月二日也，则非是。排比以下若干干支，本处当以《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为是，四个月的干支完全衔接（见下文武王克商日程表）。据此，武王始伐商“越翼日癸巳”，应该是一月二十五日，而不是孔安国所说的“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世俘》“惟一月丙辰旁生魄”，亦有误。

越若来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越，于也，朔后为死魄。叶按：孔晁亦以月黑为魄，既死魄，则初二日也。根据孔安国的传和孔晁的注，则旁死魄与既死魄无别，恐非是。既死魄，即既死霸，二十三日。商王纣于商郊。叶按：本片简或有脱字。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纣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战也。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挑战也。王既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败。戎车三百五十乘，则士卒三万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贲三千五百人也。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诸侯，诸侯毕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揖，召也，揖诸侯共追纣也。商辛奔内，登于廩台之上，屏蔽，而自燔于火。屏蔽，目障。叶按：古本《竹书纪年》：“王亲禽帝受辛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作“南单之台”。《史记·殷本纪》：“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集解》注引徐广曰：“鹿，一作‘廩’。”<sup>③</sup>时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璱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之上天美者也；璱，环以自厚也。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众人告武王，焚玉四千也。叶按：本节文字《世俘》置于文末，应是简册错乱所致。

则咸刘商王纣，执天恶臣百人。刘，克也；天恶臣，崇侯之崇。叶按：咸，皆也。刘，杀也，克也。武王乃废于纣，矢恶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师。废其恶人，伐其小子，乃鼎之众也。叶按：“矢恶臣”之矢，据孔晁注当是天字之误。此处《世俘》置于武王燎于周庙之时，据文义应是武王初克纣时事，盖因简册错乱所致。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师，司徒、司马，初厥于郊号。言初克纣于商郊，号令所伐也。

商庶百姓，咸俟于郊。待文王于廓外也。叶按：俟，待也。群宾金进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诸侯贺武王也。叶按：群宾，谓诸侯也。金，皆也。进，进言。休，美也。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剡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轻吕，剑名。拆，悬诸太白。斩绝其首。适二女之所，乃既缢。二女，妲己及嬖妾；缢，自缢也。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玄钺，黑斧；小白，旗名也。叶按：商纣及纣妻二女既死，武王又各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玄）钺，悬诸太（小）白云云，可见武王亦并非如后世儒家所言为仁人君子，乃与春秋时伍子胥相若也。乃出。

场于厥军。场，平治社以及宫徽宜去者，宜居者；居，迁也。叶按：厥，其也。及期百夫，荷素质之旗于王前，素质，白旗，前为王道也；一作以前于王也。叶按：荷，担也，扛也。叔振奏，拜假。

①[汉]孔安国《孔氏传尚书》，《四部丛刊》本《尚书》，中华书局，1998年。

②叶正渤《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

③[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108、109页。

群臣诸侯应拜假者也，则曹叔振奏行也。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常车，威仪车也，三公夹卫王也。泰颠、闾夭，皆执轻吕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执王轻吕，当门奏太卒，屯兵以卫也。群臣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傅礼。群臣尽从王，而康叔相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赞，佐采事也，倅王也。尹逸筮曰：“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祇不祀，纣，字受德也；神祇，天地也；举天地，则宗庙以下废可知也。叶按：末孙，殷之最后一个担任君主的子孙。纣，字受德，即帝辛。成汤，商王朝开国君主，或作成唐，卜辞称大乙。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纣恶也。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受天大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口也。大公望命御方来。

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太公受命，追御纣党方来。叶按：馘俘，俘获俘虏。

戊辰，王遂御，循自祀文王。时日，王立政。御，追循，亦祀以克纣，告祖考坛墀而祭；是日立王政，布天下。叶按：时，通是，时日，此日。吕他命伐越、戏、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吕他，将也；越、戏、方，纣三邑也。侯来命伐靡，集于陈。辛巳，至，告以馘俘。侯来，亦将也；靡、陈，纣二邑也。

五日，武王乃倅于千人，求之四千庶，则销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销。纣身不尽，玉亦不销。叶按：五日，距甲子日克商五日也。倅，使也。凡天智玉，武王则宝，与同。言王者所宝，不销也。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叶按：本小节文字属于追记，《世俘》置于文末，亦是错简所致。因距甲子五日，且就所记事件而言，距甲子纣环玉自焚亦相连接，故置于戊辰日。先秦时计算日期，含当天在内，即两头算，故甲子至戊辰为五日。

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告以馘俘。百弇，亦将。

庚子，陈本命伐磨，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此复说克纣所命伐也。庚子，三十六月御大臣也。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言两隅之言也。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黑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武王克纣，遂掳其国所获禽兽。

武王遂征四方，凡憇国九十有九国。憇，恶也。叶按：国，谓方国也，即诸侯国。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武王以不杀为仁，无缘馘亿也。俘馘之多，此六言史也。叶按：馘魔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数目之大，恐怕记载有误。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此属纣也。

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言成者，执殷俘通之以为国也。此克纣还归而作也。叶按：此应该是武王克商还归宗周之前，向天下诸侯宣布灭商，拥有天下四方，建立周王朝之事。乙未，应是丁未之误，《武成》正作丁未。

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为三监，监殷人。乃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卫叔出百姓之囚。纣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散]巨桥之粟。忽，即振散之以施惠也。乃命南宫百达、史佚迁九鼎三巫。鼎，王者所传宝；三巫，地名。乃命闾夭封比干之墓。益其缘也。乃命宗祀崇宾飨，祷之于军，宗祀，主祀；宾，敬也，飨祭前所祷之神。乃班。还镐京也。叶按：灭商后，武王向天下诸侯宣布自己拥有天下四方，周王朝建立，并对商之遗臣等后事作了安排，然后班师返回宗周。或将本段文字置于燎于周之后，从事件和文本本身来看，显然欠妥。武庚，商王纣之子。本书《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史记·殷本纪》：“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史记·周本纪》：“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以下才是武王还归宗周以后，燎于宗庙，祭告上帝及烈祖烈宗等事。

时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口口燎于周。维予冲子绥文。此于甲子十六日也。先庙后天者，言功业已成故也。叶按：孔晁注曰“此于甲子十六日也”，查干支表，于甲子十六日是

己卯（含当日），而非庚戌。二月甲子日武王克商，甲子，干支序是1，庚戌是47，相距47日，故此应如原文所说，是四月庚戌。武王降自车，乃俾史佚繇书于天号。使史佚用书重荐俘于天也。

武王乃夹于南门，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言陈列俘馘于宗庙南门，夹道以示众也，取乃表之施之以耻也。武王在祀，太师负商王纣，悬首白旌，妻二首，赤旆，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庙。王在祀，主使乐师以纣首及妻首所馘入庙燎也。

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此说详庚戌，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

辛亥，荐俘殷王鼎。殷国之鼎。叶按：本处之辛亥，是重复记载，较前一简更为详细。武王乃翼，矢珪、矢宪，告天宗上帝。矢，陈也，稷木牢，引于天也。王不格服，格于庙，秉语治庶国，籥人九终。不改终天之服，以告祖考，急于语治也；庙无别人也。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虞公，虞仲；邑考，文王子也，皆升王于帝。籥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于两人进，则王进王伯之仕也。

壬子，王服衮衣，矢琰，格庙。籥人造，王秉黄钺，正邦君。正诸侯之位也。

癸酉（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王士，纣之士所囚俘者。叶按：癸酉，干支序是10，在甲寅（51）后20日。本句原文接在壬子（49）之后，甲寅之前，疑是癸丑（50）之误。癸丑正在壬子后、甲寅前，故仍置于此。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其大享，三终。大享，献爵奏庸击钟。

甲寅，谒我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旌，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谒，告也；明明，诗篇名；武以干羽为万舞也。叶按：甲寅，干支序是51，距甲子克商51日，于时则在四月。“谒我殷于牧野”，向上帝及烈祖烈宗在天之灵禀告于商郊牧野克商之事。“进万献《明明》”，孔晁注“明明，诗篇名”，即《诗·大雅·大明》，首句“明明在下，赫赫在上。”盖《世俘》取首二字以代篇名。其末三章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变伐大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于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駟騶彭彭。维师尚文，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所颂与本节内容正相吻合。

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钟，终。王定。崇禹，生开，皆篇名；告非一，故连曰有事也。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翼予冲子，断牛六，断羊二。于辛亥，五以诸侯祭日，其有断然者。叶按：本处之越五日乙卯，也是重复记载，较前一简更为详细。庶国乃竟，告于周庙，曰：“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以斩纣身，告于天、于稷。言诸侯竞杀牲，自周庙天稷也。叶按：文考，文王也。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冲子，绥文考。至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乃宗庙、山川也。叶按：冲子，童子、晚辈之称。绥，安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所用甚多，以皆盐之。

现据《世俘》《武成》等文献排定武王克商日程如下：

一月己巳朔（周正）

一月壬辰旁死魄，二十四 《尚书·武成》：惟一月

壬辰旁死魄。《世俘》：惟一月丙辰旁生魄。初十。干支、月相名与《世俘》皆不同。

若翼日癸巳，二十五日 《武成》：越翼日癸巳，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世俘》：王乃步自于周，

征伐商王纣。干支与《世俘》不同。

二月戊戌朔（周正）

《世俘》：越若来二月既死魄（霸）。二十三日，干支应是庚申。

戊午，二十一日 《尚书·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师毕会。《武成》：既戊午，师逾孟津。

己未，二十二日 《泰誓下》：时厥明，乃大巡六师，明誓众士。

癸亥，二十六日 《武成》：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

越五日甲子，二十七日 《世俘》：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武成》：甲子昧爽，受辛其旅若林，会于牧野。咸刘商王纣。《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利簋铭文：佳甲子朝，武王征商，岁鼎，克闻扬有商。

丁卯，三十日 《世俘》：（太公）望至，告以馘俘。

三月戊辰朔（周正） 《世俘》：戊辰，王遂御，循自祀文王，时日王立政。

辛未，初四 利簋铭文：王在阑师，王赐有事利金。

壬申，初五 《世俘》：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侯来命伐靡。

乙亥，初八 朕簋铭文：王有大礼，王同三方，王祀于天室。

丁丑，初十 朕簋铭文：王饗大宜。

辛巳，十四日 《世俘》：辛巳，（侯来）至，告以馘俘。

甲申，十七日 《世俘》：甲申，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

四月丁酉朔（周正）

庚子，初四 《世俘》：庚子，陈本命伐靡，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

乙巳，初九 《世俘》：乙巳，陈本命新荒、蜀、靡至，百韦至，武王狩。时四月既旁生魄，初九。

《世俘》：时四月既旁生魄。《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丰。既旁生魄，即哉生明，也即既生霸，霸指月光，非月黑也。

乙未，十一日 《世俘》：维四月乙未

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国。乙未，疑是丁未之误。《武成》正作丁未。

丁未，十一日 《武成》：丁未，祀于周庙。

越六日庚戌，十四日 《世俘》：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武成》：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若翼日辛亥，十五日 《世俘》：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篇于天位。《世俘》：辛亥，荐俘殷王鼎。《武成》：祀于天位。

壬子，十六日 《世俘》：壬子，王服袞衣，矢琰，格庙。

癸酉，十七日 《世俘》：癸酉（丑），王奏庸，大亨一终、三终。癸酉，应是癸丑之误。

甲寅，十八日 《世俘》：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

越五日乙卯，十九日 《世俘》：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国周庙。

乙卯，十九日 《世俘》：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钟，终。王定。

笔者以前亦曾排比过武王克商的日程，一月、二月用殷正，且朔日干支与此亦稍异<sup>①</sup>。在深入研究了西周金文月相词语的含义和所指时间之后，发现《世俘》一月、二月的纪时皆用月相词语，而月相词语只有西周才使用，殷商是不用月相词语纪时的。董作宾、陈梦家皆有这种说法。这就是说，《世俘》《武成》等文献里所记的一月、二月，用的都是周正，而非殷正。《尚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孔安国注：“此本说始伐纣时。一月，周之正月。”殷以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即所谓的建丑；周以夏之十一月，也即冬至所在月为正月，即建子。武王征商，从周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至四月十九日止，历时约三整月。

根据上文排比的日程表，我们可以得到文王受命十又三年（文王已于受命之九年卒，武王沿用文王纪年）一月至四月的朔日干支：一月己巳朔，二月戊戌朔，三月戊辰朔，四月丁酉朔，与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公元前 1092 年二至五月份的朔日干支完全吻合，与董作宾《西周年历谱》该年二至五月份的朔日干支亦完全相同。这可能是由于闰月安排的不同，因而产生错月相合的情况。因为周正一月、二月对于夏历来说属于前一年份，因此我们将武王克商校正为公元前 1093 年。这个年份大抵上可以看作是武王克商的年份。

（责任编辑：刘兵）

<sup>①</sup> 《〈逸周书〉与武王克商日程、年代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1 年第 8 期。